



【缘木求鱼】
有如此宽宏大量的消费者,不把过期肉优先安排给你们食用,脑子就一定是注了水。



【广深今谈】
缺乏透明公开的意见征询反馈环节,是广州公积金新政从决策到实施过程中的一大败笔。



【平心而论】
一些不能派到国企任职的官员,退休后纷纷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监事等。



【儒林经济】
气味若相投,钱财无所谓。为同好散财,快哉快哉。

食客挑剔程度与食品安全指数成正比

木木

中国人重“活在当下”、轻病痛生死的大无畏气概,即使着眼于世界范围内考量,大约也很难有出其右者。这绝非瞎说,还是很有些根据的。

比如,当年的“三聚氰胺事件”。在众多的“污点企业”当中,似乎也只死掉了一个“三鹿”——还不是被群众自发“打死”的,而是被当地政府匆忙之间强制执行的,其他的,不但都很幸运地躲过了这个“天劫”,时过境迁之后,似乎活得比原来还越发地好。这大约都要拜中国消费者的宽宏大量所赐吧。这样地想想,就难免越发地替那头“鹿”觉得冤——没准儿硬挺过一阵子,也能修炼得成佛成仙呢!

根据这个经验,“福喜食品安全事件”的结局,似乎也就不难预料:别看这两天媒体嚷嚷得欢,没有消费者的终极配合,这些涉事企业,估计嘛事儿都不会有。不信?你大可以去肯德基、麦当劳们的“快乐餐厅”里去瞧一瞧、看一看,即使正在风口浪尖上,踏踏实实坐在那里胡吃海塞的,笑咪咪看着儿孙享用“美味”的,也没见少几个。

有如此宽宏大量、原谅罪过的消费者,不把过期肉优先安排给你们食用,脑子就一定注了水。

这些无所畏惧的食客,实在是一个很奇葩的群体,其行为模式许多时候真是让人难以理解。或许,不吃那一口儿,就真的活不下去了?还真不太好说,或许,就真的活不下去了吧。果若

如此,恐怕就要对他们的行为给予最充分的谅解了,毕竟,除非直接喝了“百草枯”或者“鼠毒强”,吃东西要想直接吃死,似乎还真是不太容易,别闹成人家没吃死,反被教训得憋屈而死,那罪过就大了。

如此看来,这些难以用寻常眼光等闲视之的消费者们,大概就能耳根清净地、快快乐乐地一直“吃”下去吧。不过,很让人担心的是,虽然一时半会儿吃不死,但“食客”们的快乐情绪,难免会传染。传染到极致,大家都无比快乐、宽容着,外人的认知估计也会程式化起来。比如,汽车出了问题,全世界其他国家、地区都可以搞一下召回,唯中国能省去这道麻烦的程序。可气的是,许多时候,省了也就省了,消费者

买起这些眼珠子翻到天上去的品牌汽车来,依旧爽快、愉悦得很。

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即使不细琢磨,也会觉得怪怪的。这就如别人或无心或有意地碰了一下你的左脸,你非但没有反击,甚而连愠色也无半点儿,反是很贴心地把右脸也凑上前去,请人家再来一下。人家如果不“遵命”,估计就很不成敬意了。不过,总是这样被外人“敬意”着,似乎与我们大力倡导的时代精神颇为不合,而且,这样的程式一旦固化起来,对中国人而言,就无异于一场总也醒不了的“噩梦”。

因此,为了能让这些沉浸在噩梦里难以自拔的人早日醒来,方方面面

是“互联互通”的时代,“取经”似乎也用不着历经九九八十一难。而且,张维迎教授不是早就断言中国人最缺乏创新精神吗?在这方面,似乎还真用不着“创新”,只要“有样学样”,估计也就足够了。

消费者好脾气,监管者再不硬气些,这日子过着还有啥意思?只要监管者持续地硬气起来,大约消费者的态度应该慢慢有所改观吧,假以时日,双方真正地互动起来,曾经为我们见怪不怪的诸多现象,或许才能真正有所改观。不过,在这个过程中,监管者最需要一碗水端平,对外人严,对自己人也不能想方设法护犊子,一视同仁了,大家就都无话可说。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公积金新政不透明难有公信力

今纶

号称“史上最严”、“全国最严”的广州市住房公积金新政经过“一稿”和“二稿”的咨询后,市场传言8月起新政会实施。公积金新政征求意见稿二稿的内容较前一稿放宽尺度有限,主要体现在公积金贷款申请者“连续缴交”变成“累积缴交”,然而被公众批评的公积金贷款二贷依然是禁止,以后公积金贷款只用一次即要失效,生生把换房客推向纯商业贷款的怀抱里。

二稿与一稿相比,有些条款进步有限,有些内容退步却非常大。比如在可贷款额度上,二稿比第一稿大幅度收缩,很难想象这是征求市民意见后的结果。那么,这样的公共政策变化背

后到底是哪只手在起着主导作用?到底是什么逻辑在强硬对抗着市民的真实意愿?

广州公积金管理的决策机构是广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一共30人,大部分是省、市直机关及事业单位、大型国企的人,能挤进来的民企代表有全国民企500强的立白集团、穗宝家具。但作为公积金缴存主体的普通市民,想进“30人小组”里暂时没门儿。这样的委员结构能够交出什么样的意见稿,可想而知。

要想改变这种不正常情况,政府要向自己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开刀,改组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将省、市直机关及事业单位、大型国企的委员比例压缩至三分之一,民企代表和普通市民代表比例各提升至三分之一,

攸关市民利益的重大公共政策变化自然要多听普通市民的意见。不改组委员会,一切征求意见都是走过场,摆花架子,毫无意义。

当然,仅仅如此还不够。在一稿和二稿之间,有一个征询市民意见的环节仍然是可操作的空间。正是因为这一空间的客观存在,且不透明,所以我们看到二稿相对于一稿进步有限,退步很大,这同样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在二稿出炉时,公积金中心称有1361人次反馈了意见。就笔者所接触到的网络声音以及身边亲友的意见,基本都是反对居多,但是我们看到的二稿依然“坚挺”。试问,这样的征询意见有什么作用呢?还有,既然有“1361人次反馈了意见”,那么,都是要求政府继续收紧额度的意见吗?公积金中

心可否在尊重市民个人隐私的前提下公布这些意见。说实话,我确实怀疑这里面有猫腻。

更有甚者,新闻报道称关于公积金贷款申请者“连续缴交”变成“累积缴交”,是几位比较熟悉职工情况的委员在讨论新政时“突然想到,年轻人可能会因为跳槽或企业倒闭,断供几年,因此将‘连续缴存’改成‘累积缴存’”,其实这样的意见在本地媒体上已经刊发了好几篇评论文章,委员们怎么居然在“突然想起”的状态下才提出这一点修改意见。如果委员们“没有突然想起”,二稿就连这一点可怜的进步都没有了,广大市民读到这样的新闻细节是不是想想就有点后怕。

由此可见,整个所谓征求意见的过程,对于外部信息的吸收与反馈其

实是非常抵制的,整个委员会的运转体系也是非常封闭低效的。缺乏透明公开的意见征询反馈环节也是广州公积金新政从决策到实施过程中的一大败笔。

就公共政策的转变推出征求意见稿本是一件正常不过的事情,外部环境、经济数据有了变化,政策当变则变。政府要做的是把自己的难处说清楚,摆数据,讲道理,充分相信市民的判断力。而市民对于自己的合理利益则起而争之,双方博弈之后达成共识,政策推进起来才会顺畅,这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唯领导意志,以简单粗暴方式,不惜操弄民意,强行进行政策修改,当时很爽,民意却埋下怨怒,后患无穷。

(作者为广州政经评论人士)

“前官员现象”凸显国企改革紧迫性

汤亚平

江苏今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近期在沪市登陆,上市首日今世缘8位高管一夜之间成为亿万富翁,其中3位亿万富翁是“前官员”股东。譬如,现任今世缘董事长、总经理周素明曾担任江苏涟水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县委宣传部长;现任今世缘副总经理的严汉忠曾担任涟水县委副书记、县长,涟水县司法局副局长等职;现任今世缘的监事会主席朱怀宝曾任涟水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涟水县水利局局长、涟水县建设局局长、涟水县财政局长兼党委书记。然而,直至2009年8月底召开的涟水县委常委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朱怀宝才卸任涟水县财政局局长职务,这意味着朱怀宝还一

度在今世缘“兼职”。

在上市公司中,“前官员现象”并不少见,一些不能派到国企任职的官员,退休后纷纷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监事等,甚至出现前科技厅厅长一人同时任职4家上市公司的奇葩。事实上,“前官员”现象凸显了国企改革的紧迫性。

其一,人事制度改革的紧迫性。确实,周素明认为自己的任职并不存在违规。前任董事长是县委副书记兼任的,前任调任盱眙县长后,组织让他以县委常委身份兼任今世缘董事长,他是服从组织安排才到了今世缘。

由此可见,国企的关键问题在于各级政府对国企董事长、总经理实行“提拔制”。“提拔制”无法建立现代企业治理制度。政府部门委派任命董事

长和主要董事,借着董事会中的多数又把自己所想要提拔的总经理人选不费气力地放到总经理位置上了。这是国企的核心问题。国企干部人事制度不改革,等于没改。

董事会改革关键有两点:一是董事长与总经理分开,解决董事长一言堂的问题;二是两者的产生过程,即董事长由政府选派,总经理由市场产生。其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紧迫性。周素明表示,在2005年今世缘申请改制前,他在2004年已经辞去了党政职务。但是,这也脱不了“前官员”干系。目前最受关注的是改制后两次转让。2007年5月,今世缘的控股股东涟水城资(国有独资公司,受涟水县财政部门委托持股)向经营股东转让200万股;2008年,涟水城资再向经营

层转让720万股权。这两次国有股权均以1元面值转让,未经评估,也未进场交易,这个明显瑕疵被外界广泛质疑为“国有资产流失”。第二次转让,朱怀宝时任涟水县财政局局长、党委书记,而2008年3月起他就担任江苏今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其三,改制反腐败的紧迫性。2005年改制前,涟水城资和经营层之间早已设定了利益划分。“2005年实现利税不低于2004年,国有控股股东让出税后利润10%用于经营层奖励;如2005年实现利税增长率达30%,经营层除享有上述奖励外,国有控股股东再按面值向经营层转让10%的股权。”这条约定直接解释了今世缘的管理层2005年3月至2007年5月为何持股比例只有10%,但分红却有20%。

其四,央企带头改革的紧迫性。据不完全统计,自2013年10月中组部18号文发布后,已有260多名前官员主动辞任独董,其中前省部级官员29位。可以肯定的是,截至今年7月16日,沪深两市总市值排名前十的上市公司中国石油、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石化、中国人寿、中国神华、招商银行、中国平安和兴业银行中,省部级独董已经完全抽身。一度省部级独董扎堆的十大公司,如今成为董事会改革的焦点。

统计表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占A股总市值的51.4%,而央企上市公司又占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市值过半。央企改革、国资改革、地方国企改革,将给中国经济增添新的活力。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花钱买同好

王国华

那些在乡间不怎么受人待见的人,往往被城里的所谓高人看重,从而忽然改变命运。《儒林外史》中,姜玉亭、姜蕙亭出身名门,父亲做过国家级干部,在朝二十余年,长兄现任职通政司大堂,姜氏二兄弟弟有权有钱,却偏偏不肯与高官名流来往,只乐意结交无名高人,从而认识了杨执中、权勿用、张铁臂等人。

杨执中是屡考不中的儒生,在一家盐铺当账,由于工作马虎,态度懒散,除了出外闲游就是在店里读书,人送外号“老阿呆”。后来东家查账,发现亏空了七百多银子,问杨执中,杨答非所问,咬文嚼字,还指手画脚教训东家。东家一张状纸将其送到德清县,押在牢里约一年半时间。

萧山县人权勿用,号称潜斋,祖辈

世代务农,少年时在村学里读过几年书。不会种田,不会做生意,父亲过世后坐吃山空,足足考了三十多年连个秀才都没考中。遇到杨执中后一拍即合,决意要做个高人,日日在乡里胡混,后被老尼姑以拐骗小尼姑为由控告到官府。

这两个人之所以成为姜氏兄弟座上宾,并非姜氏兄弟口味重,眼光独特,皆因杨、权大话唬人。杨执中屋内贴的对联是“三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权勿用动辄经天济地,天文地理。他们的大话唬不住乡村俗人,天天耳鬓厮磨在一起,互知底细,吹得越大,在俗人眼中就越像疯子。俗人理解能力低,想象力差,即使你真的说出几句至理名言,对他来说也是对牛弹琴。俗人无欲无求,管你大话小话胡话真话,只要跟他的思维不对路,就跟他没关系。但在姜氏

兄弟这样的高人那里,情况变了。高人见过世面,你说得多大都在他理解范畴内;高人多自以为是,自认不会被别人蒙骗,敢于相信大话;以前没见过面,不知其来历,还以为对方是天生高人。

姜家的老奴仆前来拜望,说了这样一句话:本朝的天下,本来和孔夫子生活的周朝一样好,就因为出了个永乐皇帝,厄运开始了。姜氏兄弟问他是哪里听来的这句话,答曰盐铺伙计杨执中。而姜氏兄弟一向认为大明王朝是从永乐时期开始走下坡路的,于是杨执中成了他们眼中的高人。在高人那里,一句断语便可分辨出是否“志同道合”。只要进入对方语境,站在同一战线,姜氏兄弟吃了个不大不小的亏。地位,倒成其次。此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他们在乎是否有共同语言。权勿用的口头语是“我和你至交相爱,分甚

么彼此,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骗取乡邻钱财时,常以此为由。乡人将此话理解骗子的废话,但到了高人那里,此话就有无限的指向,只要运用的时间地点得当,便有可能成为雅事佳话。试看历代文人轶闻,拿肉麻当有趣,拿无聊当有料,与此类似的东西并不罕见。

气味若相投,钱财无所谓。为同好散财,快哉快哉。姜氏兄弟这对热血中年为杨执中补上了七百两白银的亏空,并接纳了杨执中推荐的权勿用。权勿用又向姜氏引荐了“侠客”张铁臂。张铁臂也真有点本事,一把宝剑舞起来,冷森森一片寒光,如万道银蛇乱掣,水波不进,他凭着这点本事让姜氏兄弟吃了个不大不小的亏。杨执中和权勿用只是蹭点吃喝和零花钱,这张铁臂就有些下作,他搞了个玄而又玄的剧本,半夜时分拎着个

血淋淋的革囊走进来,声称自己生平一个恩人,一个仇人。这仇人已仇恨十年,今日终于取了他首级。那恩人则在十里之外的地方,需拿五百两银子去报他的大恩。恩怨皆结,自此便可以舍身为知己者(姜氏二兄弟)用了。这话如果说给别人,听者一定会画个问号,而姜氏兄弟一下子就相信了。他们拿出五百两银子让张铁臂去报恩,然后守着人头等其回来。一等不回,二等不回,打开看时,革囊里却是个猪头。

姜氏兄弟不算什么聪明人,但他们有正义感,有救人于水火的善良冲动,起码算得上忠厚。民间有句话叫“灭高人有罪”,其实欺骗善良的人罪过更大,不知道张铁臂等人是否会有负罪感,不过他隐姓埋名跟着杜少卿混生活,被人认出后,倒是挺尴尬的。

(作者系深圳作家)